

# 我走過那一季 我

春在晴空裡迴想 3月27日

迴廊、伸展，沒有陽光的日子，帶些陰霾福馬林味，很靜，很靜。

浸淫於醫院裡自古以來就有的那股子氣氛裡，我重重的走過那一端，盡頭是個迴轉梯與一個會透滿了日射的大窗戶，窗外老天哭泣着這一季遲來的春，醫院大門吞吐着形形色色的人生，我底視覺只是過客而已；收回了視線，我又踏回了這一端。

走道兩旁，一個方塊空間緊掛着另一個方塊空間，每一個不算寬敞的室內都大大方方的佔據着一會議桌，桌子旁都有方桌武士，神態各異，討論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且置手術台上的病人之掙扎與痛苦，病人親愛的家屬底憂傷與焦慮於一邊，室內的人儘高聲濶談，如何做不得不的安排與處置。關起門來，外邊聽不見。

也許手術台上的幾小時過程只不過是個“錯誤”，剖開肚子，探手翻遍所有內容物：肝臟穩重地盤據上腹腔，胃，大腸，小腸活潑而忙碌地盡其本

份，盲腸瑟縮地躺着，脾輕悄悄地進行其貯藏與破壞的工作，腎臟，膀胱，輸尿管……尋不出何足以解釋病人的哀嚎。

如果死寂存在，如果死寂貿然而來，死寂必嘲弄手忙腳亂的手術醫師，嘲笑傻楞楞的助手們，戲謔那些思想着晚上星光下的護士小姐們，而病人直挺挺的躺着，啊！無關緊要，他不會有任何感嘆！也不會有任何感想急於發表，至少目前他的言語能力已經完全被剝奪了；也許他根本不想輸出任何思想，因為他已經整個地交託給那些大醫師們了，完全的信賴！一種癱瘓之姿，企圖隱匿於大醫師們的掌中，他供奉出自娘胎的生命，不論生命的歷程會是踏着荆棘一步步走出來的，也不論生命的成長會是羽翼呵護，在溫室裡慢慢成形的，在此時針與分針的迴轉中，他做無條件的供奉，立下千年不易的誓言於一張薄紙上：一切與醫師無關，全出于病人的自願！

完全出于病人的自願！而他上了手術台，未曾燃一束香，扭轉乾坤的却是那些穿白衣，帶口罩，

# 走過那一季

墨微

“全身無菌”的執刀者，誰說是醫師無關？

昨天開出一個誤診的例，今天關起門來（即使不關門也無所謂！）說高聲的悄悄話，反正病人絕不敢找麻煩，有那張志願書，大醫師們都很安心，安心的開口說話，安心的高談闊論，是嘛！人難免有錯誤的，只不過疾病又一次莫名其妙的愚弄了醫師而已，全能的還是神。

室內太悶了，冷風吹散那麼一絲不耐煩，走廊上，只有高跟鞋單調的來回踱着，不見一人，因為他們都關起門來了。

×× ×× ××

斜雨冷風飄過耳際 3月23日

晨曦，滲入高壩旁的水稻田，波光點點，拇指山底倒影在新播的秧苗的嫩綠間。

起了個大早，只爲了趕在人跡之前，再一次的走過那條小路，感謝吳興街路面的翻修，更感激吳興街昔日的積水與泥濘，三十七路車改道，於是我這條小河旁，僅只二十來步長的小路突然相遇了

；窄得幾乎只容一人，設若有二人在，其中一個必貼河邊的矮木屋而立。

且悄悄地走過，惟恐擾動了矮牆裡仍沈在夢鄉裡的人們，夢是湖水藍的，啊！請踏輕輕的步兒，莫驚醒了屋中人。而矮牆未曾遮掩住一些燦爛陽光，透過褪色了的黑木欄干，春仍在杜鵑花庭內迴響，一點也不羅曼蒂克的小河也未曾訴說些啥？如果，河水也像家鄉裡的小溪般告訴我幾許童年的故事，就好了，只是小路憶起了我，那首恬美的戀歌：“唉！卿卿你莫走……；唉！卿卿一條小路。”

不再是過站不停的三十七路車，每天，每天，都是那些陌生而熟悉的面孔，小路如許短，盡頭就通往三十七路車的招呼站，等待的時光，倚長長的泥牆而立，感受微震，背着路上稀稀疏疏的行人，我知道一輛車又捲起灰煙走了；伺着街道，我瞭望無極，拇指山麓亦將成記憶，五年如夢，如夢……

儘管“自然連選擇生長的年代及環境底權利都不肯賦予我們，便讓我們懵懵懂懂的來到這世界，更遑論周遭處境之有利與否？縱令科系選擇錯誤在



先，也因跌入泥淖，愈陷愈深而由不得人退出了。  
“而我却願偷偷地在書城裡竊取一份青春。遇一群 clerk 先生們惶誠恐的走入大醫師們的會議室，走入病房，走入門診部，甚至走入急診處，與密集的葡萄球菌爭一席之地，不會想別的，也無從想起，clerk 們嗅足了苦兮兮的表情，於是 clerk 們好像不負此行似的笑了，笑在泥淖裡而泥淖裡却有一季春。

隔兩、三日未漫遊病房，猶記得許多熟悉的面孔不見了，有另一些兩眼茫然的新面孔填那幾分空白，擠擠攘攘跟在大醫師後頭的 clerk 們，分享了一點溢出的人情，點頭，寒暄，問好……

“你報告裡，那兩個 case 都出院了嗎？”

“出院了，但他們所走的方向與目的地却完全相反。”病床倒是生與死的過渡點，有人說一上手術台就得有死了一半的決心，可不是嗎？

“外科界的進步全靠那些死屍的堆積。”一個會議室裡的大醫師如此下了一個斷言。

豔陽天，輕風，安全島，賭一個無憂的年代，仍是吳興街，撤下走廊實習，撤下“滿街漫遊”，而一個大半天又近尾聲了。

## 晴在八堵 4月20日

爬下荒草中的斜坡，初夏的風喧嚷着，小溪上陽光很刺眼，漂白的大花岡石板，作姿弄態的躺在河床旁，那些低窪的部分，尚捕攏住一些溪流的餘韻，淺淺地塞滿了棕綠色的苔蘚，苔蘚們無言，總叫我憶起了四月初萬里的海濱與灼熱的沙灘，還有那隻離了群，傷了足蹠的海鷗，不見藍天，追不到海風，海鷗哭瞎了靈魂之窗，屋後的河葬走了那隻不再哭泣的海鷗，河水蜿蜒，也許河的出海處，海洋再度的擁住那海鷗，被封鎖於紙盒裡的海鷗，終於又能嗅到故鄉裡鹹水的芬芳吧！

“啊！就叫它八堵溪好了”，那飄着紅舞裙，白沙上衣的女孩子，嬌嬌的踩在怪石上，高興的喊了起來，陽光很豔，戴着厚鏡片的男孩子，忙着調整光圈，企圖抓住那一瞬間……

溪水好涼，貼上墨鏡，世界崩然變色了，誰又能料到網膜上的視神經竟如此詭詐？看不見的是空氣中那熱氣團，替散發萬丈光板的火球蒙上一塊黑幕，而全身每一個毛孔都舒適的張開着，輕微的呼吸，呼吸感覺上突然變涼了的空氣。

時間並不是最好的藥石，又憶起了海鷗，相聚的總是要分離，為什麼呢？海鷗一直盤佔着那沉痛

的記憶，而會熱心的想為海鷗找一個醫師的朋友也消失了，瞿然，我意識到有人走出我底視線好久了，突然間，我更慌了，忽忽忙忙的翻遍溪底每一個倒映的面孔，每一個面孔都是扭曲的笑眼，皆是抖動的碎影，而沒有一片碎影是我夢魂牽繞的，是我想抓住的，（是屬於我的記憶中的），於是我懊惱自責更深，猶如一片輕烟，我意識到，突然間，有人由我底視野中消失了。

